

$$E=mc^2$$

課程的變革

20世紀美國課程的改革

Changing Course

American Curriculum Reform in the 20th Century

Herbert M. Kliebard ◎著

國立編譯館 ◎主譯 / 杜振亞 ◎譯



立編譯館與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Changing Course
American Curriculum Reform in the 20th Century
課程的變革
20世紀美國課程的改革

■Herbert M. Kliebard 原著
■國立編譯館 主譯
■杜振亞 譯

國立編譯館與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2008年8月初版

Copyright © 2002 by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eachers
College Press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8 Chu Liu Book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課程的變革：20世紀美國課程的改革 / Herbert M.
Kliebard 原著；國立編譯館主譯；杜振亞 譯。-- 初版。
-- 臺北市：巨流，2008. 08
面； 公分
含索引
譯自：*Changing course: American Curriculum Reform in the 20th Century*
ISBN : 978-957-732-309-5 (平裝)

1. 課程改革 2. 教育史 3. 二十世紀 4. 美國

521.76

97014724

課程的變革：20世紀美國課程的改革

原著：*Changing Course: American Curriculum Reform in the 20th Century*

原著者：Herbert M. Kliebard

譯者：國立編譯館主譯 / 杜振亞譯

發行人：楊曉華

責任編輯：邱仕弘

封面設計：許勝雄

出版者：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與國立編譯館合作翻譯出版

編輯部：11605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集英樓 2 樓

電話：(02) 86613898 / 傳真：(02) 86615465

帳號：01002323 / 戶名：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 chuliu@ms13.hinet.net

<http://www.liwen.com.tw>

法律顧問：林廷隆律師 / 電話：(02) 29658212

總經銷：麗文文化事業機構

地址：80252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 41 巷 12 號

電話：(07) 2235267 / 傳真：(07) 2264697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1045 號

ISBN : 978-957-732-309-5

GPN : 1009702226

2008 年 8 月初版一刷 / 定價 32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著作財產權人：國立編譯館

<http://www.nict.gov.tw>

地址：10644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79 號

*本書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

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

請洽：國立編譯館世界學術著作翻譯委員會

電話：(02) 33225558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址：104 台北市松江路 209 號一樓

電話：(02) 2518-0207 (代表號)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謹獻給 阿諾·貝雷克
一位偉大的導師和摯友

致謝辭

本書謹獻給阿諾·貝雷克（Arno A. Bellack），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研究所的指導教授。當我初遇他時，我還是一個對未來感到茫然無措的年輕人，是他為我開啟了淵博專業的光明願景，特別是當我剛起步課程史研究的領域時，給了我許多支持和鼓勵。阿諾有著罕見且非比尋常的特質——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能力，可在眾物中挑出最好的；多年來他一直為我扮演這樣的功能，對一位導師和摯友來說，您還能再要求什麼？

當然，還有許多其他人是我所感激的，我的前妻，貝妮絲（Bernice），她的愛與支持一直是我工作的最大動力，自她往生後，我想我永遠沒有辦法恢復失去她的悲傷。另外，我的孩子，黛安（Diane）和肯（Ken），就像現在這些孫子們般，也一直是我愉悅和愛的泉源。

我還想感謝師範學院出版部門的資深編輯威廉·李斯（William Reese），當我編寫這本書時，他總提供我一些好的意見與建議；貝瑞·富蘭克林（Barry Franklin）也在這段時間裡給了我許多寶貴意見。順此，我也感謝其他許多我在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教職同仁，雖然我無法將他們一一列舉，但他們是一群非凡的團隊，其等對我專業生涯的助益是難以言喻的。而這些年來我所教過的學生也值得一提，他們在這學術領域的求知慾和許多新穎見解，也一直對我多所激勵，謝謝他們。

目錄

致謝辭	i
導　論　美國課程的改革與轉變	1
第一章　根據威斯康辛州拓荒經驗建構課程概念： 學校如何重構實質革命	9
中部邊陲鄉村學校的課程與教學	12
奧斯古鄉村學校的夏季和冬季學期，1867-1880	16
課程與教學分級的影響	20
奧斯古學校的轉變	27
一場教育的革命	30
第二章　「黑人血統的魔鬼天才」： 湯瑪士·傑西·瓊斯和教育改革	35
都市移民的社會學研究	38
在漢普頓學院的新社會科	44
漢普頓社會科做為國家的典範	48
瓊斯教育政策的遺留	54
第三章　《基本原理》報告：做為考古後的精華	59
十人委員會和《基本原理》報告的對照	61

社會變革的影響	63
《基本原理》報告對社會變遷的回應	67
中等教育的七個目的	70
委員會建議的餘波	72
第四章 高中與大學對立關係漸增的世紀	75
十人委員會有強加大學的控制於高中嗎？	78
八年研究（1933-1941）	81
對生活適應教育的戰爭（1945-1958）	85
高中和大學間關係的展望	88
第五章 哈羅德·勒格和社會科課程的再造：	
勒格教科書系列中「第一次世界大戰」論述	91
再造社會科課程	93
勒格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論述	99
勒格教科書留下的精神遺產	111
先驅思想家所引註的書	113
第六章 流行、時尚和儀式：課程變動的不穩定性	115
學術之外：設立一個為「生活」的課程	117
課程轉變 vs. 組織架構	121
課程轉變、政治氛圍和社會進步	127
改變專業的學校行政時尚和文化	130
回顧四個假設	133

第七章	文化素養或是牧師的蛋	135
	美國的學校怎麼變得這麼糟糕？	139
	兩份歷史性報告的對照	144
	驅除形式主義理論的惡魔	148
	平庸或更糟的處方	150
	很可能發生的結果	157
第八章	一種卓越：拉沙列高中的保證學業成就	159
	拉沙列高中服務的社區	161
	拉沙列高中的組織特性	164
	公共責任 vs. 專業自主	166
	拉沙列高中管理的正式及非正式結構	170
	拉沙列高中對知識和教學的作法	175
	界定學業（成就）標準	177
	沙拉列的經驗教訓	179
第九章	教育改革的成與敗：	
	有任何歷史「教訓」嗎？	183
	改革努力的三個例子	185
	哪些改革失敗了？為什麼？	190
	「鐘擺效應」現象	193
	歷史的「教訓」	199
	索引	201
	作者簡介	237

導論

美國課程的改革與轉變

對於學校改革的悲觀看法並不是個新的話題，早在 1922¹ 年，20 世紀課程改革的倡導者之一的查特斯（W. W. Charters）即說了：「美國的教育史不過是些時尚的記述」¹。從那時之後，教育改革的失敗就一直成為被持續關切與挫折的議題。之所以會如此，是有理由的，因為雖然課程改革者在 20 世紀裡非常活躍積極，但他們真正成功的改革卻僅如曇花一現般地偶爾有之而已；而鐘擺效應這個詞，已被廣泛地用來描述這個現象，當然這也就意謂著教育改革除了反覆地做了些調整外，其實什麼也沒做，每件事都還是在原地踏步。不管用鐘擺效應來做為說明教育改革歷程的隱喻有何好處，但它確實反映了對此問題的深刻醒悟。

近年來，雖然教育改革仍一直伴隨我們，但它已由過去盛行的一些改革努力有了明顯地轉變；當然決策者仍持續著試圖要改善學校教育的實務，但最廣泛的改革努力仍偏重在如何為高利害關係測驗訂定成就的標準上；²學生測驗的成績若

¹ 查特斯（W. W. Charters），〈方案的規範〉（Regulating the Project），《教育研究期刊》（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5（1922, 3 月），頁 25。

² 一段有關標準化測驗的影響之敏銳的分析，由尼爾（Linda M. McNeil）在《教育改革的矛盾：標準化測驗的教育代價》（*Contradictions of School Reform: Educational Costs of Standardized Testing*）（New York: Routledge, 2000）書中提出。

達不到這標準，社會就要求學校當局不要讓這些學生升級或畢業。雖然，好的成績或可用來確認學生學習的成就，但這樣一個政策的真正結果卻仍不明朗。最近《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頭版的一篇文章提到，在亞利桑那州(Arizona)就熱烈地推動這種高利害關係的測驗，結果顯示，在一所城郊的高中，有70%的高二學生沒能通過數學檢定；而就全州而言，不及格率是84%。毋需說，決策者一定會根據這些結果接受專家的一些建議，並且，亞利桑那州的經驗不是唯一的案例；加州、馬里蘭、麻州、達拉瓦、俄亥俄、威斯康辛和阿拉斯加州等也都因此重新考慮他們的測驗政策，³但對於推動所謂「績效責任」(accountability)的制度，則在政治性考量上似難以拒絕。終究測驗的本身稱不上是教育改革，充其量在適當的情況下，能成為點燃改革的火種而已。

當這些教育改革替代方案正被執行的同時，那些早先在20世紀盛行的教改行動，成了不僅是政治上，且是學術上被評論的主題。一般說來，這些重新檢視早期教育改革的行動，追求著兩種截然不同的途徑。其一是堅拒所謂進步主義教育年代所追求的改革，因為他們欠缺周詳考慮且沒有具體的改革成果；如兩篇近期的歷史研究，就對這段時期的教改過程，持非常諷刺的觀點。在安格斯和米瑞爾(D. Angus & J. Mirel)的《美國高中的失敗承諾，1890-1995》(*The Failed Promise of the American High School, 1890-1995*)⁴與雷維琪(D. Ravitch)

³ 史坦柏格(Jacques Steinberg)，〈學生的(考試)失敗導致州政府重訂測驗機制〉(Student Failure Causes States to Retool Testing Programs)，《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2000年12月22日)，1版。

⁴ 安格斯和米瑞爾(D. Angus & J. Mirel)，《美國高中的失敗承諾，1890-1995》(*The Failed Promise of the American High School, 1890-1995*) (*New*

的《離開過去：學校改革失敗的世紀》(*Left back: A Century of Failed School Reform*)⁵書中，都指出那些年間試圖改變學校實務的努力，都有些走偏了。根據這樣的描述，許多這類的改革，不僅無法達成他們的目的，而且都欠缺周詳的規劃就付諸實施；就某種程度來說，這些改革確實影響了學校運作，而且需要被取消。第二種評論則可以迪亞克與庫本（D. Tyack & L. Cuban）的《向著烏托邦修補：公立學校改革的世紀》(*Tinkering Toward Utopia: A century of Public School Reform*)⁶為代表，他們由改革本身的持平觀點，試圖檢視為何許多深具意義且有良好構想的改革方案，沒能將它們的作法導入學校的實務。這一類的歷史性研究較不對改革的本身去做評斷，而是較關切為何當一些改革無法對學校發生影響時，有些改革卻可以。

就某方面來說，收錄在這本書中的九篇文章，反映了這兩種歷史評論的主流思想。其中的部分文章無疑地對某些所從事的改革抱持懷疑的觀點，並聚焦其評論在這些改革的理念和觀念的缺失上；而其他的文章則說明了當某些改革成功時，為何有些改革卻失敗的理由，有許多和迪亞克與庫本所做的方式是一樣的。然而在另一方面就整體而言，這些文章並沒有對橫跨上一世紀學校改革的記載，做出太多一般性的論斷，或是區分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99)。

⁵ 雷維琪（Diane Ravitch），《離開過去：一個失敗學校改革的世紀》(*Left Back: A Century of Failed School Reform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⁶ 迪亞克和庫本（J. Tyack & L. Cuban），《向著烏托邦修補：公立學校改革的世紀》(*Tinkering Toward Utopia: A Century of Public School Refor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出這些不同的改革，並說明它們之所以不能成功地發揮永續影響的原由。如我所希望這本書中文章傳遞的，改革不是一件單純的事情，它是一個結合了廣泛的努力、若干崇高的、有價值的和有些誤導甚至應受指責特性的混合語。雖然改革這個字本身，有著近乎一致的正面含義，但當若干改革行動失敗時，它也成了（反對改革人士）慶賀的原因；而在另一方面，沒能成功地重新說明學校教育的明顯闕失和不公平，也是很糟糕的，甚至有些時候是很不幸的。

至於引導我對這些改革本質評斷所做的努力，則是來自所謂**進步主義教育**的特別觀點；如我所看到的，當在詮釋20世紀的課程改革本質時，好的部分是它傾向將一些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改革行動歸類在一個熟悉的標籤下。這種傾向力圖對

- 3 一個單一實體的成敗或愚智，做一個總體的判斷；換言之，一個實體需要被檢視或評價是可想而知的。排斥**進步主義教育**的人士，就好像是一個單一的實體，允許對於特定期間內所真正發生的事情能有更為細微的觀點。在我們所熟悉的進步主義教育時期的某些改革，是純然欠缺考量就倉促實施的，以致於對學校兒童的教育有不利的影響；而另外有些改革卻不僅能對長期存在的教育問題有深入的解析，且能反映出一個真正的民主精神，一種啓智的力量和強烈的社會正義感。因此當那些改革失敗時，我們沒有理由高興。

毫無疑問地在19世紀的晚期和20世紀的前60年，改革的意思就是改變現狀。就課程而言，現狀指的就是像歷史、地理、英文、數學、自然和外語等標準的學科；而教學的現狀，幾乎就是講述與背誦（絕大部分都是教科書本位的），由教師發問再指定學生回答。幾乎無例外的，一如記者萊斯（J. M.

Rice) 第一手的報導指出，在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學校教育的型式就是以記誦一些瑣碎的事實為主，⁷換言之，這就是為何過去學校乏味且不經意的教育，需要被改革。

一些從事這類改革的努力則採取了一個相對溫和的方式，如哈佛大學的艾略特校長（C. W. Eliot）就主張在高中裡，將當代外語列在較拉丁文或希臘文更為優先修習的地位，因為當代語言能引起學生更多的學習興趣，也因此能讓學在心智功能上更有所精進。⁸他也是主張提供廣泛選修課程以喚起學生學習興趣的強烈支持者。同樣的，終其一生職涯，亟受推崇的前聖路易市教育局長與後來長期擔任教育部長的哈里斯（W. T. Harris）也主張教授這些學科的好處乃在啓迪年輕學子認識豐富的文明資產，而不是將學校課程視為是一堆不相關的事實或技能；在他心裡，他所稱「靈魂的五扇窗」——代數、地理、歷史、文法與文學——乃是開啓人類累積智慧以精進至新世代的主要方法。⁹

對大約同時期的其他改革者來說，這些改革提案實在是太單調了，舉例來說，一位著名的改革者克爾派翠克（W. H. Kilpatrick），試圖用一套方案來替代這些學科以做為學校課程的基本單元。¹⁰克氏相信如此的革命性轉變，可以克服學生被

⁷ 萊斯（J. M. Rice），《美國的公立學校系統》（*The Public Schoo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Century, 1893）；《教育的科學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 in Education*）（New York: Hinds, Noble and Eldridge, 1912）。

⁸ 全國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中等教育研究委員會報告》（*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Secondary School Studies*）（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3）。

⁹ 漢姆斯（William Torrey Hams），〈學校該教什麼？〉（*What Shall the Public Schools Teach?*），《論壇》（*The Forum*）4（1888, 2月），頁573-81。

¹⁰ 克爾派翠克（William Heard Kilpatrick），〈專案方法〉（*The Project Method*），

動性這個至今仍存的顯著問題，讓這種僅是死記知識的學習過程，被明智的行動所取代。他和他的一些追隨者所發起的運動，在那時期的確獲致了些許成功，但時至今日已很少存在。相對地，康特斯（G. S. Counts）和勒格（H. O. Rugg）所倡導的社會重建論，則試圖將課程聚焦在持續且迫切的社會問題上，並致力於讓學校更能回應社會的需要，且與他們所持的社會正義理念相一致。同樣地，社會重建論雖能適度地涉入學校事務，且其精神能存在於少數當代的改革中，但就其對學校的真正影響而言，卻仍是有限且遠遠不足的。

顯然最大的成功乃是由巴比特（F. Bobbitt），查特斯（W. W. Charters）和史內登（D. Snedden）所完成的，他們試圖根據效能的規準建置一套至高無上的功能性課程；效能的原理不僅被用來影響學校經常性的運作，也使得課程是完全具有社會效能的，也就是要確保學生在校所學的能和他們如何扮演未來成人角色的能力直接相關。所有無法達成這項目的科目，都應被省略、重整或刪除。如此才能減少浪費。社會效能理念的主要成分乃是技職主義，它挑出了社會所欲的工作角色，以做為規劃課程的主要指標。¹¹ 雖然社會效能改革者理想猶未能被完全瞭解，但美國的課程基本上是朝著這個方向在發展。

由這些對於課程該如何被改革的對立觀點可知，想要對一般性的改革或特別是所謂進步主義教育時期的改革，無論是就其可行性或是道德與智能的實體性，獲致一個一致性的評斷顯

《師範學院紀錄》（*Teachers College Record*）19（1918，9月），頁319-35。

¹¹ 在克立巴德（Herbert M. Kliebard）的《為工作而設的教育：技職主義和美國的課程，1876-1946》（*Schooled to Work: Vocationalism and the American Curriculum, 1876-1946*）（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99）一書中，我對這個概念做了相當深入的探索。

然是無效的。相反地，人們應針對這些改革所秉持的理論前提或是它們對學校所能產生預期或實際的影響，再做進一步地檢視。當這些顯然是在所謂進步主義時期的改革，藉由廣泛且不同的社會和教育觀點被推動，即使它們被視為是一整體且一直被公平對待，但仍不可能將之一視同仁。完全的讚美或指責只不過是言過其實，因此，被收錄在這書中的文章，試圖在可能的範圍內，表述那些特別的觀點。

另一個貫穿若干文章的主題就是改革是否真的讓其所主張的方式在學校的實務中運作？例如兩篇這樣的文章，〈19世紀威斯康辛州奧斯古單一教室學校的個案研究〉和勒格（Rugg）〈1930年代的社會教科書〉，就沒有沿用眾所熟悉的改革失敗觀點，而是以在那時期能獲致相當成功的改革為主題。我個人對於是什麼原因導致改革得成功或失敗的看法，其實是與迪雅克和庫本所持的觀點相似的。這些改革和學校教育的基本架構（及迪雅克和庫本所稱的「文法教育」）是不一致的，像是用一些其他的東西置換了學校現有的課程，或是明確地重新界定教師和學生的角色，即使在實行時有了初步的成功，但仍有計畫失敗的傾向。另一種看法則是認為教育改革應該要與現存的架構相一致，或是調整現存的架構使之與推動的教改相容；否則，無論教改的優點為何，都將會被繳械。其實，相反的論點也或許是真的。像年齡層這樣重要的結構性轉變被提出，一如在第一篇文章〈在奧斯古的一間教室〉中所述，會對教育的過程發生很大的影響。同樣地，似乎也有充分的理由將高利害關係的測驗視為結構性的轉變，因為它對學校教什麼和教師如何教都有著重大的影響。

還有一個貫穿這些文章的主題是教育改革與其被提出與實

行時的社會情境間的關聯，不需多說就可知這些改革的命運是深受當時社會與政治氛圍所影響的。如我們剛才所列的那些教改運動，能否發現其優點或缺點就端看它是否和時間的進程相容了；這樣說或許是公平的，就是它們之中沒有一個是完全失敗的，反而在時機對的時候，都曾贏得相當的氣勢和支持，但當社會和政治情境轉變時，它們又漸失去衝力並復歸沉寂。例如激勵社會重建論的那些理念，存在於大蕭條時期之前，但卻相對的沒吸引什麼注意，一旦廣大的社會混亂和嚴重的經濟問題在 1930 年代接踵而來，課程改革的主張就會以某種方式成了討論這些問題的工具並開始流行；但當社會和經濟問題緩和了，至少在大眾的意識上，社會重建論當成學校改革的力量又失去了它的動力。

這本書中的文章，大體上是以編年史的方式安排的，期間從內戰剛結束到現代；至於課程改革這個主題，則包含了如瓊斯（T. J. Jones）為求與流行的社會價值觀念一致而對重建社會科課程所做的努力，和赫許（E. D. Hirsch）所主張的文化素養，以說明一般而言，社會公民與學童們對文化知識認知的匱乏。在某些例子中，其焦點是更為普通的，像是《(中等教育的) 基本原理報告》(*Cardinal Principles*) 所反映出一種帶有優勢主導社會效能思想的廣泛改革努力，和其長期來所堅持的

- 6 大學入學門檻已形成了中學教改的主要障礙。這本書致力於藉由這些歷史文獻，讓我們能瞭解一些前人改革的經驗。在每一篇文章的前面，都有一段簡短的介紹，以將該文章所特別關注的問題與美國教育改革和變化的寬廣主題做一聯結。

第一章

根據威斯康辛州拓荒經驗建構課程概念： 學校如何重構實質革命

教育改革的失敗是一個如此普遍的現象，以致當其發生顯著的改變，甚至是發生教育革命的當下，都很容易被人們所忽略。改革一旦開始，這些伴隨著成功改變的作為經常會被視為理所當然，即使明顯地破壞了過去的作法，也少有人注意。這篇是一所威斯康辛單一教室學校的個案研究，紀錄了學校實務運作調整的過程，它不只影響了教學的歷程，也影響了我們現今所謂課程的出現。在威斯康辛奧斯古這所鄉下學校所發生的其中一項根本性變革就是教師角色的戲劇性轉變，從「看管式的學校」，也就是監督、關注學生的行為，到真正提供指導的教學。這些相關的主要轉變，掀起了一股風潮，讓教科書不再主導學科的學習，代之而起的是配合教育目標，由經過審慎規劃編序的學習活動所組成的課程。7

是什麼環境和條件導致了學校如此重要的遽變？這篇文章起頭所引用杜威（John Dewey）在 1901 年的演講，或可為此提供一個線索。杜氏指出了在學校組織結構與教育改變間重要但卻經常被低估的顯著關係，隨著這個引文，這篇文章致力於描繪在這時期威斯康辛州一所鄉村學校所發